

九之十一

東海友菴

歷代名臣傳

五

歷代名臣傳卷之九

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與弟均隨其從父依劉表荊州從父卒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躬畊隴

畝。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游學。三人務精熟。而亮獨觀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常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謂爲信然。時昭烈屯新野。見徐庶甚器之。庶因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答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爲之
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
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
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

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于琦。琦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不對。後乃將亮上高樓。去梯謂曰。今日可以言矣。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會黃祖死。遂自求代。得出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伐。遣使以州降。

昭烈在樊。因率衆南奔。操所追破。進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

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如水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兵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

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敗之于赤壁。操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事平。進亮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昭烈之攻張郃于漢中也。急書發益

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無漢中卽無蜀矣。發兵何疑？」時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卽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昭烈卽帝位，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領司隸校尉。亮治蜀號嚴明，法正勸緩刑弛禁以慰人望。亮曰：「此州自劉璋以來，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于此。今吾使法

行則知恩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著矣。章武三年春。昭烈在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爲詔。敕後帝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進封亮武鄉侯。事無鉅細。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整戎旅。工械伎巧。物究其極。科條嚴明。賞罰必信。作教與羣下曰。夫

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
違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
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則亮可少過矣。
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
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
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亟諫。以爲爲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亮謝之。及顓卒。亮垂泣三日。魏華歆。王朗。陳

羣各有書與亮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并莽強旅四十餘萬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

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堯滔天之詞。欲以誣毀唐
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
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
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
可得而干擬者哉。遂遣使如吳。約爲與國。二年。領益州牧。
選用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杜微爲主簿。微已老。舉
而致之。旣至。乞歸。亮以其重聽。于坐中與書曰。曹丕稱帝。
猶土龍芻狗之有名耳。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
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旅。何爲汲汲求去。拜微諫議。

大夫先是南中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三年春乃率衆往討時參軍馬謖送亮亮謂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至南中所在戰捷斬雍闓及高定等有孟獲者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間

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初定。夷漢初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資財。牛馬器械。供畊戰之用。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陰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

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先帝勦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
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
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忠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
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